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高麗

古史五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母愛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大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楚曰然爲之柰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與之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纔賢來往者皆稱舉之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遣楚而請呂不韋傳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楚欲以釣竒乃遂獻其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  
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楚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子守  
者更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為王韋  
陽夫人為王后楚為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楚代立是為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  
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

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  
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  
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  
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  
韋乃進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謂腐  
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

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毒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九年有告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方之雍郊毒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及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夷其宗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不韋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諸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為其奉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乃免不韋相及齊人茅焦說秦秦王乃近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怒不韋毒皆已死乃皆復歸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號為帝太后與襄王會葬芷陽

蘇子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



會莊襄公卒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  
之任以爲郎斯因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伯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  
以來周室卑衛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猶  
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  
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  
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黃金  
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陰結之不肯者  
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  
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  
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  
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  
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回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蓋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既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玳瑁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鉶彈箏搏髀而歌

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也樂也今棄擊甕叩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樂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王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



報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諂其說

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今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鬻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

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  
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  
數所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  
上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  
元馬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  
邪之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  
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  
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  
陽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  
皆莫知也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  
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  
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  
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了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  
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  
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  
也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因人之功是不  
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

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  
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  
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  
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  
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  
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  
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  
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  
靈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  
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  
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  
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  
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  
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  
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  
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  
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臣正宜知

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趨之  
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恬不肯死使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  
吾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  
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  
警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  
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  
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  
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  
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  
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  
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  
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  
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  
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更爲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六

吾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八公主砒死於杜財  
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  
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  
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  
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  
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  
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  
備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兵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  
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斯數欲請間諫二  
世不許二世責問斯曰吾聞於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  
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  
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肢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  
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  
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  
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  
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  
豈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

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  
斯屠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  
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  
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  
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  
桀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忘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  
韓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是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  
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人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  
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亦  
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  
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重及  
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  
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  
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蹤金百鎰盜跖不釋者非  
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之行爲輕百益之重也博必隨主刑則盜跖不博百益而  
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臺不  
危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豕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  
之險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漸之勢異也明主聖  
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執力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  
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不務所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  
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立冰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

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執力重也凡賢主者必  
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  
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權不在臣也然後  
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  
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  
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  
若此則謂督責之成督責成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  
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曲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



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百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

自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直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嬖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  
按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  
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  
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  
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  
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  
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  
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

行田常子反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  
宰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官  
久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繫行修善自使至此以  
患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  
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  
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  
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  
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  
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  
按治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

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者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考已而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身死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以罪責之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於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貊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斛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

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  
棄去公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  
者侍公廷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榜之後二世  
使人公斯公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  
曰公幾爲丞相所害及二世所使按二川之守公  
項公一公半殺之使者來命斯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公  
一月一月具斯五刑論脾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公  
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園公  
務免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巴死二世拜公

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  
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  
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  
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  
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  
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  
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  
三日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  
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  
引墜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

弗與群臣不許乃召二世兄子子嬰授之璽子嬰即位  
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  
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  
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  
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  
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此傳所載趙高殺二世子嬰

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兩本

蘇子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  
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  
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  
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  
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  
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蒙恬列傳第

古史五十七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騫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騫爲將伐韓取成臯滎陽置三川郡二年騫攻趙二十七城始皇三年騫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騫攻魏取二十城置東郡七年騫卒騫子曰武二十三年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武子恬毅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爲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

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  
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趙疏  
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卑賤始皇聞  
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  
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壅  
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  
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與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

又有賊心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  
之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及任苑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  
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  
怨之毅還至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  
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  
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  
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  
遂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  
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

曰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  
豈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  
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  
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  
意離也臣切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  
心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  
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  
遠臣無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  
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

名願大夫爲虜焉使臣得死情實且無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  
殺者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平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  
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言遂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  
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  
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  
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



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  
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矢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  
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  
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  
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以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以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  
禱而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  
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西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命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口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非故當死矣起  
洗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  
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蘇子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  
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  
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媮合取容咎亞  
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出  
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  
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古史五十八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詠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爲晉大夫專國事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  
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殽而歸從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中能熊  
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  
兄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齊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豈將大敗周人於五

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  
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血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如何時曰鷄鳴  
至今日收乎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  
之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  
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  
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  
案几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設

結筋擗髓脂撲荒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  
官窺天以却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  
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言  
言爲不誠試入訖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頤舌焉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  
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與之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然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  
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眛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  
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  
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  
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  
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  
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

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

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蘇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

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  
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編鶴見趙  
而中有號公之事號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  
未齊相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  
矣而孟嘗君稱薛公  
知是時無號公者哉

鶴列傳第三十五

刺客列傳第三十六

古史五十九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  
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  
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子  
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十二年而楚王死  
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  
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不得還於是光  
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  
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差子弱而兩弟將  
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  
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  
既酣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  
殺專諸王之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  
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爲上卿

豫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  
云而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  
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漆頭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

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中刑人則  
豫讓內持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  
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王  
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乃爲所顧不易邪何乃賤身苦形  
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  
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

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  
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  
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吾赦子亦已足  
矣子其自為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  
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其  
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  
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於是襄子大

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  
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一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  
人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  
亡云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上  
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聶政  
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怪其後固謝仲  
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  
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仲  
子辟人因謂政言曰臣有仇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



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并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  
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  
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  
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  
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  
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大賢者以感忿  
職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  
西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  
如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  
其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之季父也宗族甚  
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坐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為生得也則語泄語泄是韓國舉  
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皆  
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抉  
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  
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

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是乎嚴仲子知吾弟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  
里所請聶政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  
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  
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  
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  
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  
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軻出  
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  
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軻游於  
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遂  
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擊筑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

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  
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子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  
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丹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撒席光  
坐定左右無人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鷲  
而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  
心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得結  
燕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戒曰丹欲  
言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  
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  
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  
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  
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軻坐定丹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丹恐懼乃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

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如何於  
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  
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楨其胷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丹  
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  
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  
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以件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軻者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  
至而爲治行頃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丹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  
道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  
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  
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舞  
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畚蠻夷之  
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  
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  
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  
心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  
率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一  
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將  
不及召下兵以故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秦王方環柱走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  
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  
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  
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  
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慮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自匿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蘇子曰周襄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翩以大天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責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



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  
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  
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  
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  
三敗沫以上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  
沫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  
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  
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  
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  
而已使沫信以上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  
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

三然亦非所謂賢也

卷列傳第三十六

滑稽列傳第三十

古史六十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行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楓楸豫章爲題槨發甲卒以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立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七年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一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

奈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竇為槨桐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去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工八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伯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後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也

孟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至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長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

伯娶婦與祝巫六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  
好者去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  
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  
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  
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  
其人民云豹曰至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  
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  
上老官屬豪長者父老皆會日人民往觀者三二千人其  
女子也巳年七十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  
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媵為  
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媵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媵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  
沒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  
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媵也子也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  
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折嚮河立待  
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顧曰巫媵三老不來柰之  
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  
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

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歲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其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絕馳道漢世長吏或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魯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子賤要為賢大夫矣

子驪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言廢齊威王喜隱好之淫樂長夜之飲沈酒不治

齊威王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說之以隱曰國有大鳥止于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不知其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侯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是歲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百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甬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河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  
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餽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幸  
然相覩勸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  
謂日貽不禁前有愷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  
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一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蕙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也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  
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義理始皇置酒而  
三兩陞楯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陞楯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者皆呼萬歲旃臨楯大呼曰陞楯郎曰諾旃曰汝等  
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陞楯者皆  
手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圍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蓋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

嘉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主上雖無三  
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  
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漢數年而卒  
蘇子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  
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  
伯娶婦事發於佻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今既正之然優二也  
新齊趙魏韓魏蓋國記事者亦澤之過耳

滑稽列傳第二十七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之集傳  
書左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後而  
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謫向寧  
賤且冗而予僚許以間暇乃以其  
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  
月得邑於歛明年至邑而病寒熱  
恩召還為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遂  
劇與聞國政而性弱才短日不遑  
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  
月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  
居高安往來之間凡十有一年太守

事憐予遠來其吏民亦知予疇昔之  
之於城東南陬得民居十數間葺而一  
借書於州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  
三月而成凡六十卷蓋予十年所欲  
得堯舜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  
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  
而足非間廢有所不暇者也時季子  
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爲之注後世可  
三月二十五日眉山蘇轍子由志







